

电光幻影 陈林
露天观影



人们在观看露天电影。资料图

七八岁的年纪,电视还是稀罕物,电影像个穿越者闯进我们的生活,自带一身光芒。

每次听到今晚要放电影的消息,宁静的夏夜不再宁静,孩子们呼朋引伴、欢呼雀跃。大人们忙着收拾家里家外,急急忙忙做完家务,生怕误了看电影的时间。

孩子们拿着小板凳,大人们扛着长板凳,三五成群,兴高采烈地从各村陆陆续续赶到大队部那块空地上。不一会儿,偌大的一块空地便坐满了人,没人维持秩序,但是孩子都坐前面,大人坐后面。卖东西的小贩早早地等在大队部门口,面前摆着各种各样的吃食和小玩意:面包、汽水、小袋梅肉、五香蚕豆、水果糖、小木枪玩具……

尽管口袋里没钱,我们仍不由自主地朝他奔去,看看这个,摸摸那个,问问价钱,拿起又放下。随着大人们喊声渐大,我们才悻悻放下东西,恋恋不舍地离去。有的大人看到孩子眼巴巴的样子,狠狠心,咬咬牙,从口袋里摸出几毛钱,让孩子去买一些吃的。零食吃完了,认识的、不认识的都玩到了一块。大人们忙着和熟人聊家常,谈家里何时砌房子,请谁帮忙做工等。

电影开始了,在理不清影片情节的年纪,我们听着大人的讨论,勉强可分辨出好人和坏人,带着初步建立起来的善恶是非观观影。

我至今还记得一部叫做《长城大决战》的抗战电影。主角华自强,在长城脚下和日本武士比武,对决至最后,华自强明显占了上风,我们都准备欢呼了。但是,随着一声枪响,华自强中枪了。我们紧盯着荧幕,心口紧缩,好像自己也到了生死关头,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紧紧挨在一起。屏幕上的华自强缓缓回头,用错愕的眼神紧紧盯着黑洞洞的枪口,慢慢倒下了。荧幕外的气氛一下子凝重了,铺天盖地的悲伤笼罩着人群,没有一点声音,几乎每个人眼里都有亮光在闪动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,电影结束了,我却早已熟睡。母亲背着我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恍惚间醒来,月光照着小路,我们好像在水上行走。远处,几处房屋在月下静默着,窗口

透着丝丝微黄光亮,偶尔传来一声狗吠。

如今,老家早已拆迁,我们都住到镇区不远处,大队部那块空地变成了一方鱼塘。

去年回家小住,晚上出去闲逛,小区花坛中央竟放着露天电影,却无人观看。我惊喜地叫道:“露天电影!”刚想驻足,一旁的堂姐撇撇嘴:“现在谁还看这个,家里的网络电视天天可以点播电影,手机随时随地就能追剧,谁没事跑这来招蚊子?”说完,她拉着我就走。

堂姐的话也颇有道理,物质文明高速发展,娱乐文化生活也水涨船高,我们不必像过去那样辛苦赶路去看电影,也不必担心观影时会不会停电,只是我的心里还是忍不住失落。我不能再躺在母亲厚实的脊背上,慢慢聆听她细碎平静的脚步声。也不知何时,我才能静享那样静谧美好的夜晚,和一群亲密无间的乡人一起观看露天电影,再次看到他们眼里的亮光。

如歌行板 田秀明
乡下虫鸣

在乡下,无论什么时候,也无论在哪儿,总有一声或几声虫鸣,时长时短,时急时缓,如琴弦轻拨,如鼙鼓重锤,在你的耳边奏响。虫儿是乡下的歌者,虫鸣啾啾,像一支支不知疲倦的乐曲,在乡下广袤的大地上肆意流淌,流淌到哪儿,哪儿就琴声如诉;流淌到哪儿,哪儿就鼓声似雷。

乡下是虫儿的乐园。虫儿们喜欢乡下的泥土,乡下的草丛,还有乡下树林。虫儿在乡下是自由的、快乐的,想鸣唱的时候叫上两嗓子,想安静的时候就静静地蛰伏着,好不快活。乡下的虫儿也不怕惊扰,有时候还会跳到绿叶上引吭高歌。如果有人路过,或是顽皮的孩子伸手来抓,虫儿也不惊慌,一蹦一跳间,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虫儿的鸣唱叫醒了乡下的早晨。乡下的早晨,草色青青、露珠莹莹,虫儿们吃饱了嫩草,饮足了露水,弹足振翅,鸣叫声里仿佛被珍珠般的露滴润透了一般,

那么清亮,那么流畅。它们在草丛中、绿叶间浅吟低唱。游走在乡下的田埂上,露水打湿了我的脚尖。我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,生怕一抬脚就打断了这快乐的鸣唱。

乡下的夏天,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闪耀着刺眼的光芒,蝉躲在高高的树荫间,一刻都不肯闲着,天气越热叫得越起劲。长长的鸣叫声穿透了燥热的长空,在乡下久久回荡。夏天的雨说来就来,哗啦啦地如盆倾如瓢泼,河沟里水涨了,秧田里水满了,青蛙出来了,“扑通、扑通”地跃入水中。青蛙的嗓门总是那么洪亮,叫起来仿佛要撼天动地一般,响成一片。

乡下的夜晚,月朗星稀,万籁俱寂。夜色沉沉,凉风拂拂,手摇一把芭蕉扇,在这夏天的夜晚里纳凉是最惬意的事情。耳边有虫儿的轻吟,眼前有萤火虫的曼舞,月色、星光是最美妙的舞台,而我是这个舞台下忠实的观众,默默注视着明亮的月、闪烁的星,还有延绵不断的虫鸣萤舞。其实观众又何止是我,夜色中那一棵棵大树,也在聆听着、注视着,有风吹过,吹得树叶沙沙直响,想必是在为这精彩的乐章鼓掌而呼。

乡下,是虫儿的乐土;虫鸣,是乡下的歌吟。我喜欢在这夏日里回到乡下,只为听那一声声虫鸣。

百味人生 张倍胜
绿萝

我的阳台,时不时飘进花香,涌进草绿。这些都来自隔壁的王姐家。她喜欢种花,春的桃花、夏的君子兰、秋的菊花、冬的梅,各种各样的花在四季轮流绽放。站在阳台,淡淡的清香随风而来。对于我这个不爱养花草的人,真是一种福气!

一天,碰到王姐,我说,“谢谢你家阳台上的花草,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朝气。”王姐乐了,“我种花就是让别人享受的。”我惊讶,“是吗?”王姐理了理头发说,“这话还有假?看到你享受的样子,我也满心喜悦。”说完,她快步离开了,而我还站在风中回味着她说的话,仿佛话里有花草的芬芳。

那次交流后,我对王姐印象更深了。后来,我得知王姐一个人在这座小城工作,又听说她在医院当护工。原来,她之前生病时,一个人住在医院里。医生和护士的安慰,帮助她走出痛苦的阴影,乐观地继续活着。

从此,我看王姐的眼神都不一样了,不再是平淡无奇的目光,而是充满敬佩、充满怜爱。一回,我看到王姐抱着一个大纸箱子吃力地往楼上走,便赶紧上前说,“王姐,我帮你吧。”王姐笑着道谢后说,“这盆玫瑰花,是我护理过的病人从云南寄给我的。”我对王姐说,“这花不简单,真是有情有义。”王姐说,“我得好好养着,再转送给那些看不到希望的病人。”

难怪王姐家阳台上的花换了又换,我原以为是花谢了,或是她

喜新花厌旧花。原来她不断将花送给病人,燃起他们生的希望。花在传递,爱也在蔓延。

王姐指着阳台上的绿萝对我说,“这盆是我在街边捡的,捡回来时只有细细一枝,我想它会长成一大盆绿萝。你看,两年过去了,真是如我所愿。”眼前的绿萝,绿得大方,绿得平凡,正像王姐,一个平凡的女人,却默默做着许多温暖的事情。

其实,生活中平凡的我们,犹如一盆盆普通的绿萝,也可以绿出一片新天地,绿出一片新希望,给自己阳光,给他人自信。



绿萝。资料图

似水流年 谢春芳
人生最美是清欢

静谧的月光如细沙般,悄悄地洒在寂静的庭院里。天空中的星星闪烁着,像是无数颗闪耀的珍珠,散发着宁静又深邃的光芒。我独坐窗前,享受这一刻的宁静,品味着人生的清欢。

清欢,是一种淡淡的幸福,是心灵的安宁。它无须繁华的街市,无须华丽的宴会,只需一个静谧的角落、一杯淡茶、一本好书便足矣。

清欢,是一种独自欣赏生活美好的能力,是能在平淡中找到乐趣。在生活小径上,它可能就藏在一朵微笑的小花、一首淡淡的诗或一个平凡的瞬间中。你只需轻轻拨开尘世帷幕便能找到。

清欢,不是世俗的繁华,不是追名逐利的喧嚣。它是对生活深深的热爱,对平淡生活的痴迷。我在看似平凡的日子里,找寻那些被忽视的美,拾起生活中的每一片叶子,聆听它们诉说季节的更迭。它们或金黄、或翠绿、或火红,彼此交织,就像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,有时繁华,有时平淡,有时苦涩,有时甜美。

清欢,是一种宠辱不惊的智慧,是对生活和世界的豁达接纳。有了清欢,生活中的起起落落、得失成败,都不能扰乱内心的宁静。因为你明白,所有的繁华终将过去,唯有内心的平和才能永驻。

我喜欢这样的清欢,喜欢在这样的清欢中体验生活的细腻,感受人生的美好。在忙碌的世界里,我愿为自己保留一份宁静、一份淡然。

一壶清茶,一本好书,一把琴,一首诗……无论你身在何方,无论你过着怎样的生活,只要心中有清欢,你的人生便是最美的风景。因为,人生最美,就是清欢。